



制图/婷婷

# 年鱼

文/罗文

过年餐桌上必须有条年鱼,哪怕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。不单是为了吃,而是为了年年有余那个好彩头。

70年代,沙地平原上还有不少草舍房子。草舍容易着火,为灭火方便,草舍旁边往往有一个数亩大小的池塘,这池塘是当时村里生产小队的集体资产。有人在自然的河江里捕鱼摸蟹,但大家有高度的自觉性,从来有人在集体的池塘里钓一条鱼。绿盈盈黑幽幽的水面下,不知藏了多少鱼虾,这谜底在腊月二十八的早晨被揭开了。“突突突”抽水机的声音在池塘西边响起,捕年鱼开始了。

抽水机的声音是最好的广告,把村里人吸引过来了。看白花花的水从池塘抽到西边的小河,水面慢慢低下去的时候,每个人都兴奋起来,那是一种幸福的期盼。河岸上人越聚越多,有大人也有小孩,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,非常热闹。有人说今年鱼该有150多斤吧,有人说去年放生放掉的那条小草鱼今年该有半公尺了吧,也有人说去年最大的包头鱼有5斤多,今年会不会超过它。

等塘中水抽得差不多,一般池底留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,池两边露出滩涂,方便行走,小队里的壮劳力就张起大网,大网的两头各两个人,步伐一致在池塘两边来回拖网。当渔网拖到边上收紧时,混浊的水面沸腾

起来,鱼在网里乱窜,一些大的鱼竞相跃出水面,银鳞闪烁、水花飞溅。腊月寒风刺骨,但人们的心是热的,拖网的人,追逐看鱼的人,都兴致勃勃,构成一幅鱼跃人欢、喜迎新年的热闹画面。

现在有不少景点开展干塘摸鱼活动,把水抽干,在塘底淤泥中连滚带爬摸鱼,摸得越多越好,这是一种娱乐活动了。我们那时候是一种生计,要有长远考虑。所以总是从池东到池西,从池西到池东,拖网两边,不拖第三遍。塘底也不把水抽光,让一些小鱼或者漏网之鱼在来年休养生息,村里也会买些鱼苗放养进去,绝不竭泽而渔。

这些鱼基本是鲢、鳙、草鱼和小鲫鱼,也有黑鱼、昂刺、白条等当时不太受欢迎的杂鱼。银晃晃的在小队的晒谷场上堆成小山。分年鱼,又是一个欢乐如同过节的时刻了。

晒谷场上人声鼎沸,小孩子围绕鱼堆跑来跑去。小队长是场上总指挥,他一边训斥小孩别捣乱,一边指挥小队会计、植保员等将鱼按种类、大小搭配。最受欢迎的是鲢、鳙、草三种鱼,这三种鱼好像是种子选手,每一堆里都要有的。这三种鱼如果够大,就不搭小鱼或杂鱼,如果不够大,就放进去小鲫鱼或昂刺鱼。然后在地上用白粉笔写上编号,由小队会

计做好纸条,放在盒子里抽签分配。整个过程公平、公开、民主,所以大家一点意见也没有。要想得到那堆都是大鱼的,就看你自己的手气了。于是每一家吵吵嚷嚷,把家里手气最好的那位推举出来抽号子。有当家的男人,有主妇,有小孩。我父母总是把机会让给我,他们觉得他们的儿子应该是家里手气最好的。每到这时候,我总是觉得又光荣又神圣,虔诚地摸出一张纸条,紧张地摊开,赶快去对地上的编号,如果是大鱼,就欢呼雀跃起来,仿佛整年的欢乐就在此刻了。

那时大家确实较穷,没有余钱去买鱼,过年的年鱼就靠这几斤了。沙地人过年有沙地十碗头,涉及鱼菜的有醋溜鱼块、三鲜中的鱼圆,元宝样的红烧鱼等,这些菜都需要大一点的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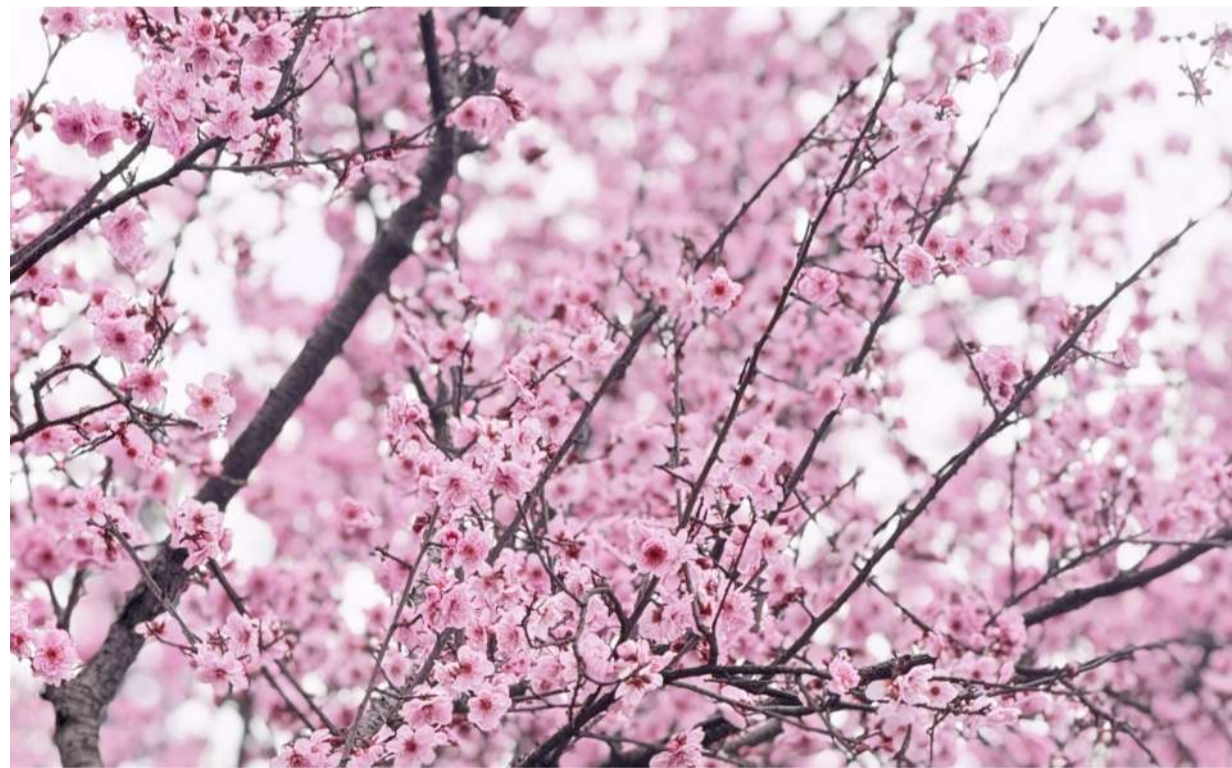
醋溜鱼块以胖头鱼(鳙鱼)和白萝卜为主料,也有用鲢鱼、草鱼,经过煎、煮、调味和勾芡等步骤制成。母亲烧醋溜鱼块很拿手,搬到城里后,她也总是烧这一碗菜。起热锅油,将鱼块煎至两面金黄,加入葱姜等煸炒,用料酒、酱油、白糖、萝卜和开水,烧煮几分钟,使鱼熟萝卜入味。待汤汁收浓时,加醋,用水淀粉勾芡至汤汁微稠,撒葱花即成,真是酸甜开胃、促进食欲的下饭菜。

做鱼圆有一定难度,我家从来没有自己做过。也许是手艺不精,也许是没有那么大的新鲜的鱼。邻居阿康伯很会做鱼圆,有一次我站在他旁边,仔细地看他做。他从晒谷场上分到一条半米多长的草鱼,将鱼去鳞去内脏去头尾弄干净,从脊骨两侧片下两片长长的雪白的鱼肉,用钉子将一头钉在长板凳上,用不锈钢羹在鱼肉上来回地刮。我感觉那力道要不轻不重,轻了肉茸刮不起,重了把鱼片刮破了,也许难度就在这里。他把刮下来的肉茸盛在碗里,加入适量的盐,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用力搅拌。直至鱼茸颜色变白、变透明、质地变得粘稠有弹性,用筷子插进去能直立不倒。然后用手搓揉成一个个圆球,清水煮熟。那时的鱼圆都是自己手工做的,不加一点添加物,纯鱼肉做成,非常珍贵。过年去做客,主人家上一碗三鲜,里面的鱼圆绝对是画龙点睛之笔,客人总要评价赞叹一番。那鱼圆鲜美Q弹,唇齿留香,确实是过年才能享受到的美味。

生产队里分的这几斤年鱼,不是一餐就吃完的。有的在屋后廊檐里挂着,分几天吃;有的做好以后,客人来了拿出来,客人走了端进去,下次加点萝卜再吃,要吃好几天。等到这些年鱼基本上都吃完的时候,年也就过去了。

## 春夜闻香,万物皆是花

文/陈伟雄



晚饭过后,晚风轻吹,带着初春特有的温润。我牵着女儿的小手,悠悠地出门散步。不知不觉便走到了河边的公园里。夜色温柔地铺展开来,灯光点点,映得路边的草木多了几分朦胧的诗意。

忽然,女儿停下脚步,仰起圆圆的小脸,轻轻拉了我的手,小声道:“爸爸,你闻闻……”我顺着她的提醒,轻轻吸了一口夜色里的空气,一股清清淡淡、若有若无的香气,悄然漫进鼻尖。“是花香!”我轻声答道。

抬眼望去,前方一处灯光下,隐隐约约立着一片林子。我们慢慢走近,才看清那是一片清幽的竹林。翠竹亭亭,枝叶密密匝匝,在夜色中舒展着身姿,掩映着天空。头顶的灯光从叶缝间洒落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

影,明明暗暗,宛如一朵朵悄然开在地面上的光花。

可以想见,白日里的竹林定然是春光正好。游人穿行在绿荫之中,清风拂面,心中自是几多惬意。而此刻,竹林化作夜色最安静的陪伴,微风拂过,竹叶沙沙作响,清雅淡然,别有一番神韵。

“是竹子发出的香吗?”女儿满眼天真,在她小小的心里,这般好闻的气息,定然是花儿才有的芬芳。我笑着让她站在台阶上,凑近竹林细细去闻。孩子认真地嗅了几下,小脸上露出几分失落:“不是呢,淡淡的,有青草的味道,凉凉的。可我觉得,这就是它的花香,竹子也是花呀!”

我一时哑然失笑,随即心头一震。孩子的话语天真幼稚,却藏着最

纯粹、最通透的道理。对世间万物的真正了解,从来都离不开近距离的接触与用心感受。只有走近了,才能读懂一草一木的性情与温度,才能让它们的美好真正融入心底,与我们的精神世界交汇相融。

在孩子眼中,竹子亦是花,那清清凉凉的草木气息,便是竹子独有的花香。这简单又真挚的赞美,是这个春天里,我听过最动人的一句话。

牵着女儿继续往前走,不远处的峭壁之上,一丛绿意格外醒目。又细又长的绿色叶条从石台上垂落下来,相互交织的藤蔓上,挨挨挤挤地缀满了小巧的花朵——原来是一丛迎春花。春夜微凉,它却不惧清寒,依旧吐翠开放,幽幽的清香随风漫开,干净又清雅。

我和女儿不由得深吸几口,那淡淡的芬芳,在安静的春夜里,像是春天悄悄送给人间的一份温柔祝福。

这时,一对年轻情侣并肩走来,拿出手机想留住这夜色中的美好。姑娘轻声叹息:“我最喜欢迎春花了,名字好听,花也好看,可惜晚上看不清,拍出来也模模糊糊的。”身旁的小伙温柔一笑,缓缓说道:“凭此花香可记忆。”

一句话,清雅又深情。姑娘听罢,眉眼弯弯,又留恋地望了几眼,才与爱人手挽手离去。

是啊,不必看清容颜,仅凭这一缕花香,足以记住迎春花的美好,记住这个春夜的温柔。花香无形,却能入心;美好无言,却能永恒。

我站在夜色里静静回味。原来,竹子是花,迎春花是花,每一株在春风里努力生长的草木,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。它们不以容貌争艳,不以香气争宠,只是用自己最本真的样子,诠释着生命的美好。哪怕无人欣赏,哪怕夜色遮掩,依旧默默生长,静静绽放,保持着纯粹从容的姿态。

我们每一个人,都是尘世上行走的花朵,内心柔软如草木,心怀温暖如春光。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,那些不求回报的关怀,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善良、友爱与热情,都是我们身上独有的“花香”。不必张扬,不必炫耀,这份美好自在岁月中悄然流淌,温暖自己,也温暖身边的人。无所谓奉献,无所谓回报,这便是作为人,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品格。

春夜漫漫,花香悠悠。飘在夜色里的,是草木的芬芳;走在夜色里的,是温柔的人心。花香与人影相依相伴,便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。而那些藏在心底的善良与美好,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与感动,正是我们生命里,永不凋零的芬芳。

## 一张慰问年画

文/陆永敢

过年前夕,一张新年画,由社区工作人员送到家门口。这是一张特殊的年画,画上仪仗队里的军人迈着正步苍劲有力,有红旗飘扬,有“向胜利”三个金色大字的熠熠生辉,画面庄重大气,也透着满满敬意。

一日从军,终身被“光荣”两字深情镌刻。一纸慰问,看似轻薄,寓意重大,几十年来,年年都有,从没缺席。它承载着岁月的重量,是一个灵魂归队的仪式,是对优抚对象一段历史的肯定,更是对我一生荣光的缩影。温暖与关怀,被贴心送往每户优抚对象家里。

一张慰问年画,像投向河心的一块石头,将“光荣”的涟漪一圈圈荡漾开来,触动了岁月,触动了自己。曾记得:1972年冬季,从萧山铁路西站上车,闷罐车载着一车热血男儿,一路向北,经过一夜奔波,在南京停靠,吃过早餐,又往北行进了部队。从此,开始用脚步丈量忠诚,用青春守护山河,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,才留下这段光荣的历史。

年画静静,生活平淡。那一年,社区送来年画,我外孙女特别好奇,指着年画问我,“外公,为什么我爷爷家没有?”我告诉她,不是家家都有,只有光荣之家,才能得到慰问,才有这张年画。“那怎样才是光荣之家?”她接着问。我告诉她,就是当过兵的家庭,被授予了光荣之家,才成为优抚对象。这一解释才让她明白这张年画的缘由。也因此,在她幼小的心灵中,埋下了当兵光荣的种子。也是这张年画,让我倍觉光荣。

一朝戎装穿在身,终生流淌军人血。从慰问年画里,让我恍然,光荣从未远离,它只是像一条深流的河,沉潜了。这荣誉,终身被组织记得,被社会认可。这荣誉,是“一人参军、全家光荣”的荣誉,是“一时从军、终身受用”的荣誉。当我们去旅行,在机场办理托运手续时,用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,能在优先通道无需排队无须等候,优先办理。当我们去医院求诊看病时,在挂号门诊、划价取药等单子上,都标有“军人”字样,设有专门优先通道与窗口,给予方便。在杭州,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,所有公共交通一律免费。自己在海口旅居中,外出搭乘公共交通,只要一亮证件,享受在杭州的同等待遇。光荣不在聚光灯下,而在平凡坚守中生根。每一份优待,都是时代的微光,汇聚成永恒的星河。

年画送来后,我会郑重其事,将它贴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。贴好后,退后两步,凝视良久,像在检阅一位久别的战友,看看端正不端正。有客人来家,话题总会从年画引出,关于曾经的军营,曾经的风霜,曾经战友的片段与故事。

每一年的年画,是每一段时光的开启,日子是新的,而底色是永不褪色的军绿与鲜红。年画无声,却替时代说出了最厚重的表示:山河记得,人们记得。